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佛曆二五三二年六月初版

#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32

(全一百冊)

版權請  
勿翻印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A. K. Warder

本書譯者：王世安

主編：藍吉富

發行人：朱將元

出版者：華宇出版社

社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電話：(〇二)九四二六六七四・二四七七三七二

郵撥：〇〇一七六二五—三號朱將元帳戶

行政院  
新聞局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32

A. K. Warder 著  
王世安 譯

# 印度佛教史 (上)

——  
原始與部派

華宇出版社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白聖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一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卍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惜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濤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爲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迻譯爲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爲艱難。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雲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北

## 印順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二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爲主，但內容是遍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爲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順

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中



## 星雲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三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

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爲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日  
生  
元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佛光山

## 淨心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四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佛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

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光德寺丈室

## 演培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五

自釋尊入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遠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曆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定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

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爲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神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荐。

漁 峴

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新加坡

## 永惺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六

兩千多年來，佛教在亞洲各國的弘傳，大體發展成下列六大系統。此即印度佛教、南傳佛教、中亞佛教、中國佛教、西藏佛教、與日韓佛教。這六大系統之中，除了印度與中亞兩大系統已告衰竭之外，其餘各系統都仍然是該地區人民的重要宗教信仰。佛教對世界影響之大、佛法瀰漫人間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我國舊日的佛教研究，一向局限於傳統中國佛教內涵的探索，對於其他各系的教義發展及傳播，較少專著出現。因此，一般人除了知道一些印度佛教的皮毛之外，對中亞、西藏、南傳、及日韓各系、往往毫無所知。在國際關係至為頻繁的今日，這不能不說是一項缺憾。

近數年來，對這一問題開始措意的學界人士、漸不乏人、而作大規模介紹的，當以華宇出版社這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為最受矚目。這部譯叢不祇介紹世留各系的佛教，而且也彙譯甚多二十世紀的嶄新佛教研究成果。因此，這不祇可以擴大國人的佛教研究視野，而且也可為國內的佛學研究，作一次紮根工作。這種氣魄與

願力，實在值得讚嘆。

余弘化香江多年，對佛教文化與教育的關懷，一直未敢稍懈，因此，看到華宇出版社推出這部皇皇巨著，乃頗有「深得我心」的感覺。一九八六年歲末，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與佛教學者藍吉富教授來香港造訪，為「譯叢」索序於余，故略贅數語，以為之序。

釋永惺

一九八六年歲末於香港



## 聖印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七

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由於人類知識的爆發性進展，使佛教的研究與信仰方式，也產生極大的變化。不論研究者或信仰者，對於佛教的認識與研索態度，都愈來愈深入，愈來愈不盲從。

在這種情勢下，現代的弘法人員，如果只沿襲舊有的方式、一成不變地從事弘法工作的話，恐怕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更難以使那些喜好深入理解佛法的現代知識份子感到滿足。職是之故，吸收融滙國際學術界的佛教研究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並以之為弘法素材，這應是目下佛教弘法人員的當務之急。

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有鑒於此，乃聘請佛教文獻學者藍吉富居士及青年學者多人，成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費時歷四年，耗資數千萬，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國際佛學名著達百冊之數。像這樣龐大的文化事業，設非發大心、弘大法者，何能如此！

衲忝為弘法工作者之一員，數十年來奔走海內外，深知佛教弘法事業之甘苦，

更深知佛教文化事業之不易爲。因此，對朱居士之大氣魄、大發心，深感讚嘆。朱居士徵序於予，隨喜之餘，爰贅數語如此。

聖印

七十五年八月於台中

## 編者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八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想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爲佛法、爲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十  
陸  
士  
言

七三年十一月「譯叢」第一輯出版前夕

## 出版前言

本書譯自英國學者 A. K. Warder 所著的 "Indian Buddhism" 一書。原書初版於一九七〇年，此處之中譯本則譯自一九八〇年在印度德里出版的修訂版。

在英語學術界裏，本書是「印度佛教史」一類書之較新、且較引人注目的著作，茲摘譯兩部英文佛典目錄學著述對本書的評語如次，以供讀者參酌。

(一)、「本書展現印度佛教傳統的全貌，從原始佛教起，到中觀學派為止（譯按：其實本書也論及中觀派以後的瑜伽行派及密教）。對初學者而言是一佳作。」（"Guide to Buddhist philosophy" p. 11）。

(二)、「本書應用原始資料以提供一部詳細的印度佛教教理史。全書重點置於宗教思想的發展。社會與政治情勢方面，則接受時興的說法。在信徒的實踐與通俗佛教方面，份量佔得較少。作為參考書是有用的，但不宜作為印度佛教的導論」（"Guide to Buddhist Religion" p. 5）。

原書僅爲一冊，由於篇幅較大，「譯叢」將它分爲上下二冊。上册以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爲主，下册以大乘與密教爲主。卷末的參考書目對有意深入研究者頗爲有用，故一併刊載。

## 原書初版序

關於佛學的現代著作，汗牛充棟，不可勝數，讀者隨便涉獵幾本，會要相信，佛教內容原是八面玲瓏，見仁見智，可以各隨所好，人人異說。那樣的結論，雖然模糊，於知識無助益，可是直到今天還可以說是持之有故。是否佛教教義自始就是那樣模糊混沌，更加引起爭論。有許多像是權威的著作，就一般而論，關於佛陀的原始教義，作出懸殊甚大、有時完全相反的申述。至少很清楚，迄至公元二世紀，印度佛教有各種部派，雖然他們宣稱所傳揚的是地道佛陀教義，可是歧異非常巨大。在此情況下，現代作家，尤其是學者們，時常站在某一邊參與古代的爭論，或者利用極端謹慎的名義，有些人認為這是嚴格學院派的標誌，宣稱我們根本不知道佛陀教導的是什麼，而且今後也不可能弄清楚。

既然寫了那麼多的書，而又沒有產生令人信服的結果，看起來對原始佛教是什麼的問題再提出一種解決方案，似乎會是徒勞無功的，筆者在一部早期著作中（《巴利文導論》P. 11）曾經實際聲明放棄那樣的目的，建議堅持直接鑽研古代原文經典。然而人們對這個

仍然要求一個答案，同時似乎有可能發現這個困難而誘人的答案。本書就是企圖作出一個答案，尤其是就現有的證據運用易為人們接受的演繹推理方法證明它的正確性。因此我們不得不讓這本書討論一下方法論，但也盡量限制在緒論部分，雖然它也影響了下文的表現，也許使這本書看起來更像羅列證明材料，而不是發揮主題。想大略看看佛法教義的匆忙的讀者，如果願意姑且相信材料的真實性問題已經解決了，大部分緒論可以忽略不讀。

本書採取的形式是隨佛教在它的發源本土的發展與傳播作一番歷史考查。目的爲了表述佛教學說理論，而且給予闡明：歷史背景只在闡釋部分中略陳梗概，表明佛教思想家對之作出反應的環境情況和連續出現的思想觀念可以於其中照次序安排的歷史格局（這種次序有說明作用：當我們知道哪些人是某一位的直接繼承者，我們就更能夠看出他的旨趣之所在）。最廣泛的歷史概述是在開頭部分，意在表現佛陀時代之前的印度，然後引導到佛教由之生起的背景。

作者深切感謝德瓊教授（J. W. de Jong）和布列斯勒先生（C. D. Priestley）鑒定漢語三藏經文的引證材料，幫助比較印度的來源出處，以弄清他們對一些最基本術語的讀法解釋。同時還要感謝湯山先生（A. Yuyama）通知日本學者關於漢語本四阿含所屬



部派問題的討論，和東太爾教授（H. V. Genther）對一些西藏資料的報導。

一九六五年 A. W. 渥德爾

## 原書第二版序

根據一九六五年本書初版完成之後的佛教研究，第二版有些修正。修正最大的是關於陳那的第一節；北川（Kitagawa, 1965）和服部（Hattori, 1968……）輯集的梵文資料，使我們根據陳那自己的語言對他的哲學思想作出頗為全面的介紹成為可能。北川秀則（Hidenori Kitagawa）英譯《集量論》二、三、四、六卷，並附以梵文殘本，自一九七二年筆者邀請他任客座教授來多倫多時即已開始，可惜早逝，未能完成，對於這種冷門研究，真是一個嚴重的損失。

陳那屬於何部派的問題已經證明是特別難解決的。他的影響非常大，他的著作實際上遭到佛教的和非佛教的一切哲學派別的竊取，被改削或曲解以適應他們的觀點。上座部在一方面，唯識宗在另一方面，似乎都接受他的認識論學說，在他們自己的部派內研究他的著作，尤其是他的繼承者法稱等人的著作。服部和北川教授，還有他人，遵照某些漢語傳統，曾經假定陳那是唯識論者，雖然這會引起解釋上不可克服的困難。在第一版中我們依

據斯采拜斯基 (Stcherbatsky) 將陳那看做是無著的信徒，後者從唯心論退回到實在論，因而創立了一個新的宗派，我們稱之為因明派。我們接受了弗勞瓦納 (Frauwallner) 關於兩個世親的論文，自然得承認陳那是無著的兄弟第一個世親的弟子，雖然弗勞瓦納本人對於此點也頗含糊其辭，後來也不一致。弗勞瓦納給陳那著作編定年代，以及陳那哲學從唯心論到實在論的演變的看法，我們當時也一樣接受了。然而關於《觀所緣緣論》的「對象」(境)的疑點使整個的演變看法發生問題，似乎證實了伏遮婆提彌濕羅 (Vacaspathiṣṭira) 和他人謂陳那像法稱一樣屬於經量部的說法。這樣一來大概可以推斷他是寫《俱舍論》的世親的弟子。作者的學生毛利雅 (A. S. Moriya) 在討論法稱的一篇博士論文中，對這個問題作過充分的研究，他判斷這兩個人都是經量部徒。我們第二版中採取了這個結論，並作出相應的修改，最重要的證據都加了說明。

Object (對象，客體，事物，境，外境……) 這個字一向用來翻譯許許多多的梵文和巴利文術語，而它是我們弄清楚陳那觀點的起點，這個問題甚至在第一版出版之前已經引起進一步研究，在索引中增加了一條注解，結果所緣緣 (ālambana) 只是表示意識中的內在對象 (內境)。這條注解是一九六八年憑各頁校樣編索引時作出的，後來擴展成爲一

篇論文於一九七五年發表。這一方面研究的成果已經採入目前這一版，將 *ajambana*（所緣）譯為 *support*（所依）等等。

關於 *perception*（知覺）（英語作家拿這個字用於各種不同的意義）和 *sensation*（感覺）的問題，以及關於更精確理解古佛教五蘊理論的問題，都關係到所有上面這些討論。似乎較接近的辦法是將「現量」即通過感官的認識或知識譯為 *sensation*（感覺），而將 *perception* 留給「想」（*samjñā*）這個古老的術語，「想」即是一件感覺經驗心理上的記錄，後來又被認為包括通過某種概念認識它的過程。在五蘊系統中，感覺或感官經驗，和五官都包括在「色蘊」（*rūpa*）中。所以像一向那樣將「受」（*vedana*）譯為 *sensation*（感覺）是不適當的。根據各部派的解釋，「受」是對一個經驗的樂、苦、喜、憂、無記的反應，似乎很接近於 *emotion*（感情），本版就照此翻譯。也許它當初所指模模糊糊有些像英語 *feeling* 一詞（包括身體感官的感覺和心理的感情或情緒），像一般的經驗感受一樣的普及，我們使用 *emotion*，可以希望表明這一趨向，在系統分析中這個名詞變成專門術語，與身體的感官經驗分別開了。

「達摩」（*dharma*，法）的基本概念，作者進一步研究過，其結果發表在一篇論文

《法與境》中（1971）。那裏提出結論，「法」幾乎等於「原則」「法則」，並非「原素」「境界」，也不乾脆是「現象」，這也體現在本版中。《概念之概念》一文（1971）不要求此版作什麼修改，倒可以作上座部提出來的佛陀說法有世俗的和哲學的兩種層次的問題的附錄。與此有關的還有一篇文章《龍樹是大乘佛徒嗎》（1973），反映出像《印度哲學綱要》（多倫多大學1967年，它也包括我們根據北川和服部的著作，對陳那研究所作的第一次修正）這課本中所述那位哲學家的批判哲學更精確的譯文。在理解《根本中觀論頌》的作者方面這一進步，引導到後面的一些修改。

訶梨跋摩的《成實論》的簡要介紹根據筆者另一學生勝良（S. Katsura）教授的博士論文（1974）重新改寫了。本書中亦作了相似的修改，基於雪斯特（N. Schuster）教授的論文（1976），大乘的早期發展現在可以更詳盡地敘述了，這是得力於他對《聖雄長者請問經》和《大寶積經》中其他經文的研究。有那樣學生對一些最重要最困難問題從事研究，是一種愉快和鼓舞，除已提到的幾位之外，還必須加上：布列斯勒（Priestley）教授，他給第一版很多幫助，他對龍樹五部哲學著作的翻譯，我在急切的盼望著；波邊（F. Watanabe）教授（1976）和藤源（K. Fujimoto）先生，他們在那些狂熱分

子企圖破壞1977年佛教博士論文方案期間很可惋惜地離開多倫多之前，曾經用英語全文翻譯傳統上視為標準中觀哲學概論的月稱的《入中觀論》和《釋》。

在陳那的梵文殘篇之後，增加到原始資料中間去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布羅丹（P. Pra-dhan）編印的《阿毗達摩俱舍論釋》梵文原文。這個領域更加充實豐富了，由於出版了極多過去找不到甚至不為人知的梵文和巴利文原典，這些我們都載入附錄書中，偶然採作正文的參考。幾乎不必在這裏重複說明此書完全根據第一手而不是第二手材料。有少數第二手材料，發現作為基本指導是有用的，為第一手材料所證實或修正，也收入附錄書目，例如斯采拜斯基的著作，但是並未打算檢查大量現代的佛學著作。然而原典譯本就讀者所關心的一般都載明。

索引的頁碼附注很難得完全正確，我們提醒讀者，索引附注和本文中的交互參證，可能有一兩頁出入。（「譯叢」編按：「譯叢」版之索引從略）

佛教是什麼？佛陀是一個哲學家，他的教義極近於我們的四至六章之所陳述。這不是巴利正典的上座部，雖然後者恰好是重構佛法中現存最重要的資料來源。上座部在第九章有它的適當地位。我們的三至六章代表一切已知佛教派系的共同立場，他們全體都以各種

不同理由增加新的理論主張。第四章的教義，請注意，包括證道三十七法（三十七道品），證道三十七法又包括八正道，八正道又包括四諦，四諦又包括因緣緣起，即一切法依因緣而生起，這種基本觀點又是我們第五章的主題。所以第四章代表佛陀的修持之道，第五章顯示佛陀的學說理論；一般術語即禪定（*saṃādhi*）和智慧（*prajñā*）。第六章講述佛陀所教另一大支修行法，即由在家人用之於社會者，居士弟子在原始佛教僧伽團中與比丘比丘尼占同樣重要地位，表現為社會幸福與出家人的福利之間最緊要的聯繫。

在保存佛陀哲學的許多派系中，就我們所知，以上座部、多聞部和經量部似乎最忠實於佛陀思想。凡屬三者一致的地方，其實經常如此，可以說我們就得到了真實無偽的佛法傳統。其他一切均屬哲學史和宗教史的一部分，關係到的是它本身的資格，時常是從原始教義的某一方面引伸出來，多少有所歪曲。甚至大乘中奇怪的「法身」概念，一種形而上學的絕對體，也可以申辯是基於《雜阿含》中所提出的自然的統一性，雖然佛陀不可能承認這樣的實體化，把從經驗中得來的原則視為永恆的實體。在任何佛教派系中最少真實性的發展是宣稱導師們具有權威以代替原始的憑經驗靠實證那種性質的東西。

最關緊要的禪定修習，已經證明比只有少數人感興趣的批判的經驗的和倫理的哲學

更經常多見，往往覆蓋著吸引大多數人的神奇玄想。上座部、禪宗、喇嘛教儘管有許多表面差異，同樣有修禪定的共同立場，這是原始佛教的立場，因此使他們有資格當佛陀弟子的名義。

關於佛教傳統的文學方面的研究，在第八、九章中大略論及，在另一著作《印度通俗文學》中作了更廣泛的發揮，在該書中作為詩人的馬鳴、猛尊者（Sura）、月居士（Can-  
dragonin）、法稱的作品，沙羅訶的歌謠，康合和濕婆主的史詩，都可以發現在印度文學及其評論的段落中有所討論。



## 漢譯本序

英國學者A. S. 渥德爾著《印度佛教史》，1970年出版。關於印度佛教史，印度學者和西方學者著述甚多。這本著作的漢文譯本，值得向讀者介紹。

佛教在印度，曾盛極一時，但它沒有能夠成爲印度社會的統治思想，它不像中國的儒教那樣據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也沒有更廣泛地影響人民群眾的社會生活。說到它的勢力，如果勉強與中國的思想比較，倒是有點像中國的道教的地位：它有源遠流長的傳統勢力，但不是正統；它有一定的信仰群眾，但不占多數；它統稱爲佛教，但又有許多分支流派。

佛教產生在印度。國際學術界人士都認爲印度是個重視神話傳說而不重視歷史的民族。這種看法是否十分科學，還可以研究。治印度古代史的人確實感到關於古印度歷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很難確切地指明它的年代。著作也是注重口耳相傳、師徒授受，不重文字。造紙術的運用也比中國晚得多，很多著作寫在貝葉上。五世紀初法顯到印度尋求律藏寫本，在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據《付法因緣傳》載：